



• 语言学论丛 •

语篇语言学研究

Discourse Lingu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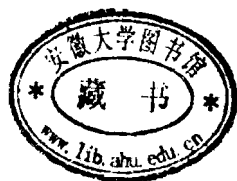
姜望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语篇语言学研究

姜望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篇语言学研究/姜望琪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语言学论丛)

ISBN 978-7-301-19169-9

I. ①语… II. ①姜…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5297 号

书 名: 语篇语言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姜望琪 著

组稿编辑: 张 冰

责任编辑: 黄瑞明 付玲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169-9/H·287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72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姜望琪先生的著作《语篇语言学研究》即将出版,他希望我给写个序。我对国外语篇研究的成果和方法了解得并不充分,在汉语或外语的语篇研究领域也没有什么建树,我只能从自己多年来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体会出发,说一说语篇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上没有语法学,却有文章学,讲语篇的“起承转合”,为什么是这样值得我们深思。我自己的体会是,汉语由于缺少词的形态变化,所以在句子结构的层面上并没有多少东西可讲。这不是说汉语的句子结构或句法结构就不值得研究,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不断地借鉴西方分析句子结构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汉语的“句子”,这种借鉴和分析工作不是白做了,而是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汉语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试图摆脱印欧语框框束缚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息过。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实际上是对百年来汉语句子层面上借鉴西方所做的分析工作的一个总结,向我们指出了种种左右为难、不好解决的问题。吕先生说,把句子作为最大的语法单位“是一种老框框”,句子和句子之间意义上和形式上的联系也应该研究。这个“老框框”其实并不算老,在中国只有一百来年的历史。当然我们不是要完全回到《文心雕龙》的老路上去,在接受西方的影响对汉语的句法分析有了一番认真的实践之后,我们期待在汉语语篇研究方面会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并且为世界范围内的语篇研究做出我们应该做出的贡献来。

姜望琪先生对国外语篇研究的沿革和现状很是熟悉,近年来对汉语注重语篇的特点也有论述和研究,我从书稿中获得许多新知,也引发一些新思,希望别的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收获。

沈家煊

目 录

第一章 从句子到语篇——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1)
1.1 引言	(1)
1.2 句子与话语	(1)
1.3 语篇语义学	(2)
1.4 俄罗斯语篇语言学	(5)
1.5 欧洲的话语研究	(7)
1.6 美国的语篇分析	(9)
1.7 汉语篇章研究	(12)
1.8 结语	(15)
第二章 现代语篇分析的萌芽	(18)
2.1 引言	(18)
2.2 Henri Weil 的语篇研究思想	(19)
2.3 功能句子观	(21)
2.4 交际动力学	(24)
2.5 主位推进模式	(27)
2.6 结语	(31)
第三章 语篇语义学	(33)
3.1 引言	(33)
3.2 “语篇语义学”的字面意义	(34)
3.3 Firth——语篇语义学的先驱	(35)
3.3.1 Firth 其人	(35)
3.3.2 Firth 的语义思想	(36)
3.3.3 Firth 的语境思想	(39)
3.3.4 Firth 的篇章思想	(45)
3.3.5 小结	(48)
3.4 Halliday 的语篇衔接理论	(48)
3.4.1 Halliday 其人	(48)

3.4.2	篇章研究在 Halliday 理论中的位置	(49)
3.4.3	衔接理论的雏形	(50)
3.4.4	《英语的衔接》	(53)
3.4.5	篇章与语法的关系	(59)
3.4.6	小结	(64)
3.5	Martin 的语篇语义学思想	(64)
3.5.1	Martin 其人	(64)
3.5.2	《英语篇章》	(65)
3.5.3	语篇语义学与评价系统	(78)
3.5.4	小结	(85)
3.6	结语	(86)
第四章	俄罗斯语篇语言学	(89)
4.1	引言	(89)
4.2	俄语语篇语言学的发展历史	(89)
4.3	语篇语言学的任务及其形成原因	(95)
4.4	俄语语篇的定义	(99)
4.5	现代俄语语篇语言学中有争议的问题	(105)
4.5.1	语篇是言语现象还是语言现象	(105)
4.5.2	语篇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言语作品	(106)
4.6	语篇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超句子统一体	(107)
4.7	段落与超句体	(111)
4.7.1	段落的定义	(111)
4.7.2	段落的功能	(112)
4.7.3	段落的划分原则	(113)
4.7.4	超句体与段落的界限	(114)
4.7.5	段落与超句体的区别	(115)
4.8	语篇的基本特征(范畴)	(117)
4.8.1	语篇的关联性	(120)
4.8.2	语篇的整体性	(122)
4.8.3	关联性与整体性的关系	(126)
4.9	语篇与话语(дискурс, discourse)	(127)
4.10	结语	(131)

第五章 van Dijk 的话语研究

——从篇章语法到批评话语分析 (137)

5.1 引言 (137)

5.2 van Dijk 的话语观 (138)

5.2.1 话语的概念 (138)

5.2.2 话语结构 (140)

5.2.3 宏观结构理论 (141)

5.2.4 话语和社会 (145)

5.2.5 话语和语境 (147)

5.2.6 话语和意识形态 (149)

5.2.7 话语分析原则 (154)

5.3 结语 (155)

第六章 美国的语篇分析 (159)

6.1 引言 (159)

6.2 Harris 的语篇分析 (159)

6.2.1 Harris 其人 (159)

6.2.2 语篇分析的理论和实践 (160)

6.2.3 Harris 的方法论 (164)

6.2.4 Harris 的历史功绩 (166)

6.2.5 小结 (168)

6.3 Longacre 的篇章语法 (169)

6.3.1 Longacre 其人 (169)

6.3.2 《言语意念的解剖构造》 (169)

6.3.3 1983 年前的其他语篇研究 (173)

6.3.4 《篇章语法》 (176)

6.3.5 语篇分析整体论 (180)

6.3.6 小结 (183)

6.4 结语 (183)

第七章 汉语篇章研究 (186)

7.1 引言 (186)

7.2 中国传统文章学中的篇章研究 (187)

7.2.1 文与道——古代文章学的基础 (189)

7.2.2 立意与谋篇——文章研究的主体 (194)

7.2.3 文体研究——体裁与风格	(202)
7.3 汉语篇章语法	(207)
7.3.1 体标记的篇章功能	(208)
7.3.2 情态：副词与句末虚词	(211)
7.3.3 信息结构：信息来源及信息处理	(216)
7.3.4 主从关系及前后景的配置	(219)
7.3.5 回指	(222)
7.3.6 话题与话题链	(224)
7.3.7 “汉语(篇章)句”	(229)
7.3.8 篇章语法应用一例：语法与修辞	(232)
7.4 结语	(235)
附录1 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吗?	(238)
附录2 中西早期语法著作比较	(254)
后记	(267)

第一章 从句子到语篇

——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1.1 引言

语言学研究如果从方法论角度分类,大致可以分成形式主义、功能主义两大派。按语言单位分类,则可以分成句子语法、篇章语法两大派。形式主义语言学一般以句子为最大结构单位,Leonard Bloomfield 就是明确这么主张的,Noam Chomsky 也一再强调他研究的是句子语法。功能主义语言学则倾向于以篇章为研究单位;不同句子之间的联系,是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回顾 20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进程,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从形式主义往功能主义发展的脉络,而且可以发现从句子语法往篇章语法发展的脉络。

1.2 句子与话语

布拉格学派开创了现代功能主义语言研究的先河。他们强调功能、意义研究的必要性,主张不仅要从形式、结构角度把句子分析成主语、谓语,更要从信息、功能的角度把句子分析成主位、述位。同时,他们为现代语篇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他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应用中的 utterance, discourse^①,而不是抽象的 sentence。

布拉格学派的思想最初来自德裔法籍学者 Henri Weil 1844 年的《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的语序比较》。Weil 在书中提出,句法运动(the syntactic march/movement)不等于意念运动(the march/movement

^① 英语的 utterance, discourse, text,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译法。从意义考虑,它们差别不大。但是,为了一致起见,我们一般把 utterance 译作“话语”,discourse 译作“语篇”,text 译作“篇章”。引用其他作者时,一般保留原译名。如果译名有变动,我们将加以说明。

of ideas)(Weil 1844/1978: 21)。句法运动由词尾(名词的格形式)表示,意念运动则是由语序表示的(同上: 36)。从意念运动的角度来说,一个句子有一个出发点(a point of departure)和一个语篇目标(a goal of discourse)。前者是会话双方都知道的,后者对听话人来说是新信息(同上: 29—30)。

Vilém Mathesius 在 1939 年把“话语的起点(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utterance)”定义为“已知内容,或至少在当时的语境中是明显的内容;说话人将从这里开始说起”;而“话语的核心(the core of the utterance)”则是“说话人就,或关于,话语起点所说的话”(转引自 Daneš 1974: 106)。

客观地说,当时的 utterance, discourse 跟 sentence 还没有严格的区分。Saussure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区分 langue 跟 parole,但是他把 sentence 归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Jonathan Culler 认为,我们可以说 Saussure 没有把作为语法形式的 sentence 跟作为实现形式的 utterance 区分开来;虽然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Saussure [1916] 1974: xxiii)

为此,John Lyons(1968: 176)提议,我们应该像传统语法学家那样(虽然他们可能并不总是很明确)把 sentence 作为抽象的语法单位,把 utterance 作为实际语段(segments of speech or written text)。如果用 Saussure 的术语,就是 sentence 是 langue 的一部分,utterance 是 parole 的一部分。这是语言学史上对句子和话语的第一次明确划分。

1.3 语篇语义学

“语篇语义学”是英文 discourse semantics 的汉译,是 James Martin 在 M. A. K.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提出来的。这一节简单介绍其发展历程、确切含义,及跟“语法”的关系。

Halliday 的理论是在 John Rupert Firth 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而 Firth 跟同时代其他语言学家的最大区别是强调语境、意义和篇章研究的重要性。他在 Bronislaw Malinowski 的影响下对语境进行过较细致的分类。同时,他强调要结合语境来研究意义。离开语境,就不可能有严肃的意义研究(Firth [1935] 1957b: 7)。他甚至点名批评 Bloomfield 混淆了“形式语法”与“语境意义”(同上: 15)。当 Bloom-

field(1933: 140)在大西洋彼岸悲观地宣称“关于意义的说明是语言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在人类知识大大超越现有水平以前将永远如此”的时候,Firth([1951] 1957b: 190)却在大大不列颠执著地主张“意义研究是人类学术活动的永久关注。……描写语言学主要关心的是对意义做出说明”。

Firth认为一部分词义来自搭配,因此,他提出了“搭配意义”(meaning by collocation)的概念(同上: 194)。后来,他又引用 Wittgenstein 关于“词语的意义来自它们的使用”的论述,主张把“篇章”(text)作为情景语境的一个组成部分(Firth [1957a] 1988: 96)。在他看来,“恰当地记录下来的实用语言篇章是语言学家注意的焦点”(同上: 114)。

Halliday 全面接受了 Firth 重视意义、重视篇章的思想,而且从理论上、实践上大大丰富了这些思想,把语篇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在 1964 年首次把“衔接”(cohesion)用作专门术语,初步提出了他的衔接理论:

A. 语法部分

1. 结构部分(句子结构中的小句)

- (a) 依赖关系
- (b) 连接关系

2. 非结构部分

- (a) 回指
 - (i) 指别词语和修饰词语
 - (ii) 代词
- (b) 替代
 - (i) 动词成分
 - (ii) 名词成分

B. 词汇部分

1. 词语重复

2. 同词汇集词语的使用(Halliday [1964] 2002b: 6—7)

1976 年,Halliday 与 Ruqaiya Hasan 在《英语的衔接》里把上面的非结构部分和词汇部分扩展成了一个全面的衔接理论。其语法部分中的结构部分则最终在 1985 年出版的《功能语法导论》里得到了全面阐述。从表面上看,Halliday 的“句子语法”跟“语篇语义”是分开的,

实际上却不然。

Halliday 在 1980 年代初期发表了“篇章语义学与小句语法”，专门讨论了“篇章”与“小句”的异同。他承认两者之间有很多不同，但是，他(Halliday [1981] 2002a: 222)认为“小句是篇章的一种隐喻”，两者也有很多对应之处。他强调要从功能角度来看待语言。“任何一个篇章都可以被赋予一个特定的功能，即，它完全是，至少主要是，为了实现某个交际目的”(同上: 236)。而且，这些功能不仅仅是篇章的功能，也是语言系统的功能(同上)。他提出，语言有三大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篇章功能，而小句则是所有这三项语义功能的综合实现(同上: 237)。换言之，跟某些从形式出发研究语篇的语言学家不同，Halliday 强调要像分析语篇那样从意义角度来分析句子，而不是像分析句子那样从形式角度来分析语篇。^①

Halliday 不仅这么说，而且这么做。他运用自己的语法理论分析了很多文学作品、日常会话。他坚持，“如果要描写篇章，就一定要正确地描写；也就是说，要用语言学领域里发展起来的理论和方法来描写。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语言是如何运作的”(Halliday [1964] 2002b: 19)。即使是他的以小句为中心的《功能语法导论》也是专为做好篇章分析的人写的(Halliday 1985: x)，是“从语篇语义学角度介绍英语语法”(Halliday 1994: xi)。2004 年第三版则不仅再次重申“用语法来分析篇章”(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ix)的宗旨，而且大大增加了语篇分析的实例。他认为，“这是逐渐把语法与语篇语义学关系充实起来的一个步骤”(同上: x)。

在 Halliday 上述思想的影响下，Martin 在 1992 年出版了《英语篇章——系统与结构》，正式提出了“语篇语义学”。他在正文第一页明确指出，“就像《英语的衔接》，《英语篇章》也运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来探讨篇章结构问题，并且开发了以篇章为中心(而不是以小句为中心)的新的分析方法，作为对语法的补充(下文第二章到第六章)。《英语的衔接》把语法跟衔接分成两部分(分别作为结构性或非结构性意义资源)，《英语篇章》却有另一种分工——以层次分类，分成语法跟语义学(分别作为小句取向或篇章取向的意义资源)。这样一种语义学以篇章意义为中心，而不是以小句意义为中心，所以，我们称之为语篇语

^① 尽管他在下文先讨论了小句如何实现这三个功能，然后才具体讲到篇章的这三个功能。

义学。”(Martin 1992: 1)

Martin 在该书中提出了语篇语义学的主要内容——四个语篇系统：协商(negotiation)、识别(identification)、连接(conjunction)、概念(ideation)。“协商系统涉及人际意义中的语篇语义学，识别系统涉及篇章意义中的语篇语义学，连接系统涉及逻辑意义^①中的语篇语义学，概念系统涉及经验意义中的语篇语义学。”(同上：26)

2003 年 Martin 与 David Rose 合作出版了《对话篇的研究——小句之上的意义》。在该书中，作者对话篇系统进行了调整。他们增加了一个新的人际意义系统——评价系统。“我们运用评价资源与他人协商社会关系，即告诉听众、读者自己对某些人、事的感觉(简言之，自己的态度)。”(Martin and Rose 2003: 22)他们还说，之所以一开始就讨论评价系统，是为了强调语篇的互动本质——协商性(同上)。同时，周期性(periodicity)，一个新的篇章意义系统，也被提高到语篇系统的位置。该书中的语篇系统有五个，分别是：评价、概念、连接、识别、周期性(同上：7)。给人的感觉是，协商似乎已经与评价融合，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不过，2007 年，两位作者修订了该书，增加了一章——协商，语篇系统也由五个变成了六个。换言之，协商系统再次正式成为语篇系统。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语义学就是对这些语篇系统的全面、深入的研究。

1.4 俄罗斯语篇语言学^②

俄罗斯语言学家对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的研究一直非常重视。布拉格学派的理论跟俄罗斯形式主义就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 1948 年，Н. С. Поспелов(波斯彼洛夫)发表了“复杂句法整体及其主要结构特征”、“现代俄语中的复杂句法整体问题”，打破了传统句法只研究句子的局限，奠定了俄罗斯语篇语言学的基础。

^① 逻辑意义与下文的经验意义同属于概念元功能，在后来的著述中，两者被统称为概念意义系统。

^② 这一节的“语篇语言学”，俄语是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текста(text linguistics)。最早介绍这一派理论的王福祥用“话语语言学”这个名称，也有人译作“篇章语言学”。转引时都尊重原作者的译法。

波斯彼洛夫在文章中提出了“复杂句法整体”的概念。他认为,客观事物、现象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句子与句子之间也同样存在密切的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对语言学家来说,可能也应该把语法句子理解为在连贯独白言语的组成之中,与其周围的上下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转引自王福祥[1994] 2005: 543)。“连贯话语中实际的句法单位不是单句或复句,而是在脱离了连贯言语的具体语境后,仍具有结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复杂句法整体。”“它在连贯话语中能真正具备封闭的句法结构并表达说话人的完整的思想。”(转引自华劭 2003: 266)

Л. А. Булаховский(布拉霍夫斯基)1952年出版了《标准俄语教程》,讨论了句际联系的外部手段,并提出了“超句统一体”的概念。他说:“俄语中存在着一种比句子大的以文字表示的、具有具体语法特征的统一体。这就是超句子统一体。”(转引自吴贻翼等 2003: 96)

И. А. Фигуровский(菲古罗夫斯基)在1948年发表了“从单句句法到语篇句法”,讨论了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以及句际联系的语法表现手段。1961年,他又出版了《完整语篇的句法与学生的书面作业》,进一步讨论了大于句子的句法结构在意义上的特点。他认为,构成统一体的句子具有共同的意义,它们有自己的“小主题”(микротема)(转引自吴贻翼等 2003: 97)。他还分析了词语重复、代词、动词形式等句际衔接手段的作用及使用特点。^①

从1980年代起,俄罗斯语篇语言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研究对象从“复杂句法整体”,或“超句统一体”,扩大为整个言语作品,被称为“大语篇”(макротекст)。根据他们的研究,俄罗斯语言学家认为,语篇的主要特征是整体性(цельность)和关联性(связность)。例如,Н. С. Валгина(瓦尔金娜)说:“整体性与关联性——这些,从本质上讲,是语篇的主要结构特征——反映的是语篇的内容和结构的本质。”(转引自王辛夷 2004: 133)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加利佩林)在1981年出版了《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篇》。在他看来,“语篇——这是言语创造过程的产品。它具有完整性,体现为文字材料,并根据材料类型进行相应的加工。言语产品具有明确的意向和语用目的,包括名称(标题)及一系列独立单位

^① 参见王福祥[1994] 2005: 544。这些衔接手段跟 Halliday 的衔接理论很像。

(超句统一体),并通过各种词汇、语法、逻辑、修辞等联系手段,把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转引自王辛夷 2004: 130)。

他把日常篇章的内容分成事实信息和观念信息。^①事实信息是对现实或想象中的事实、事件、过程做出报道。它是由词语明确传递的,因而能被确定地感知、被接受。观念信息则是作者对事实信息的个人理解、态度和视角。它可能没有由词语明确传递,因而不同的读者可能对它有不同的解读。被离散单位分割的第一类信息要通过衔接手段联系起来;而被隐蔽分散的第二类信息,则不仅通过衔接手段,而且要经过整合过程才能获得整体性。人们一般以篇章各部分的事实信息为起点,通过它们揭示篇章的观念信息;然后再对观念信息进行整合,找出使篇章形成整体的完整思想。(参见华劭 2003: 315—6)

О. И. Москальская(莫斯卡莉斯卡娅)在 1981 年出版了《语篇语法》。她把语篇整体性分为意义整体性、交际整体性、结构整体性。意义整体性体现在主题统一体之中。一个语篇有一个大主题,语篇的各个部分又有跟大主题相连的小主题。交际整体性体现在语篇组成部分之间的交际连续话语之中。每一个后边的句子都以前一个句子为交际背景,组成从已知信息到新信息的信息流,从主位到述位的主述链。结构整体性则是意义(主题)和交际整体性的外在表现,是把各个句子连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外部信号。(参见王辛夷 2004: 132)

1.5 欧洲的话语研究

这一节我们探讨除了俄罗斯以外的欧洲大陆对话语语言学的研究。上文提到,布拉格学派实际上是现代话语研究的开创者,他们倡导的主位、述位研究是话语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功能学派研究的都是话语语言学。例如,法国的 Andre Martinet 就主张“就人类言语活动、为人类言语活动而研究言语活动”,既包括 Saussure 的 langue,也包括 parole。(转引自冯志伟 1987: 132)

但是,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话语语言学始于 1960 年代的德国。1963 年,德国语言学家 Peter Hartmann 出版了他的《语言学理

① 文艺作品还有潜在信息。

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话语”(Text)^①的理论意义。他觉得,不应该只重视音位、词素、句子这些单位,它们不能单独构成交际。这些单位只有组合成话语以后,才能用于交际。因此,他认为话语是基本的语言符号。^②1967年,Harald Weinrich在他的“论证的句法”一文再次使用了Eugenio Coseriu(1955—1956)首次使用过的Textlinguistik一词^③,并且主张“语言学只可能是话语语言学”(转引自王福祥[1994] 2005: 545)。“话语语言学”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在欧洲话语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中,荷兰语言学家Teun A. van Dijk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早期的研究兴趣在文学理论。他当时特别重视文学语言,专心研究文学作品语言的特殊使用特征。在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下,他企图找到一套可以“生成”文学文本的规则。但是,转换生成语法只是句子语法,没有解释语篇结构的理论,于是,他开始研究“篇章生成语法”。

1972年,van Dijk出版了博士论文《篇章语法要略》(Some Aspects of Text Grammars)。他提出,为了生成不符合常规的文学作品、诗歌,一定要有“增加、删除、置换”等“文学操作规则”。但是,篇章语法的最新颖、最引人入胜之处是提出了句子语法从来没有涉及过的概念——“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宏观结构可以表达为一个复杂的命题,可以通过一些规则从句子所表达的命题集合(微观结构)中推衍出来。它是语篇的底层语义表现(内容或概要),在具体句子意义的基础上界定语篇的局部和总体语义连贯。他提出这个语法模式的理由是:生成一个语篇必须先有一个中心思想,或主题,然后它才逐渐演化成由各个句子所表达的具体意义。^④

Van Dijk事后回忆说,当年研究“篇章语法是为了能够对篇章的(语法)结构提供清晰的描述,其中最明确的任务就是说明句子之间的(语义)连贯关系”(van Dijk 2004: 1)。而语篇的连贯不仅仅取决于句

① Katie Wales(1989: 461)指出,如Edmondson(1981)所说,德语没有相当于英语discourse的词,因此,德语的Text比英语的text意义要广一些。这可能是把Text译作“话语”,把Textlinguistik译作“话语语言学”的一个原因。

② 参见Beaugrande 1994: 4573, Piller 2005: 1094, 刘齐生 2005: 11。

③ 参见A. McHoul 1994: 942, 949。以前有些文献误以为Weinrich是使用该术语的第一人。

④ 参见Beaugrande和Dressler 1981: 26—27, 施旭、冯冰(编译)“译者前言”2—3页(1993)。

子之间局部的、“微观”的结构关系,还在于决定整体连贯的总体“宏观”结构。

1980年,van Dijk又写了《宏观结构》一书。他指出语言使用者区分语篇的局部微观结构和整体宏观结构。词语、句子属于前者,主位(theme)、主题(topic)、要旨(gist)、要点(point)属于后者。主位、主题、要旨、要点这些概念跟语篇的意义、内容有关,因此是语义整体结构。这些语义整体结构就是他在这本书里讨论的(语义)宏观结构(van Dijk 1980: 5)。

同时,他与心理学家合作,开始研究语言理解的心理模式。他认为,宏观结构在语言理解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它是语言使用者想象的一个结构,目的是把一个篇章所表述的内容在记忆中组织起来。换言之,心理学中的宏观结构是主观的:它们能解释语言使用者如何理解篇章的最重要内容,即,它的主题,以及语言使用者怎么才能概括语篇”(van Dijk 2004: 5)。

后来,他进一步关注种族主义等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开始重视语篇的社会性。批评话语分析以及其中的一些核心理论,比如意识形态(ideology)等,成了他研究的重点。语境也是他近期关注的问题之一。他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最显著的发展之一就是对话篇的广泛的、多学科的关注(van Dijk 1985 vol. 1: xi)。

1.6 美国的语篇分析

自从Bloomfield以后,形式主义语言学研究在美国成为主流。Chomsky的生成语法更进一步把这种研究推向顶点。但是,意义研究、语篇分析在美国也一直存在,并在不断发展壮大。

1952年,Zellig Harris发表了“语篇分析”一文,试图把描写语言学方法扩展到对“连续的言语(或文字)的分析”(Harris [1952] 1964: 355)。描写语言学一般只研究句子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语言学家的本意是研究不同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管它们是否在一个句子内。

遗憾的是,Harris自己在文章中所做的实际分析并没有产生预想的效果,没有揭示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尽管如此,Robert Longacre认为,Harris不会否认他自己在1991年时的断言——“语言很清楚是,